

与年龄相熟的成熟,理应包含对身边不同事物的留意,对经历过的人生“物质层面”的触摸和感悟。在我的小说里也曾出现过秋霞圃,但那只是一所背景“校园”而已,并不具有自身独立的形式意味。一些曾经隐姓埋名的奇石名筑,在我的记忆里更是几无印象。现在当我重新看到它们时,恍若隔世的感觉中,它们似乎也确实与我无关,它们原本各具形貌,各有各的故事,未尝因某个身边过客的记忆而有所消长。

## 丰德园

张昊

从城外原古道旁迁建于此的花岗石井亭,简单的功用,讲究的用材和建造,如木作般打造出榫卯结构、歇山顶和屋脊雕刻等。在它面前,我也还会不时伸手触摸它一下,又说不出摸到什么。更不用说上述孔庙门前那72尊小石狮子和两尊大石狮子,关于它们的文字很多,每一处都会用上“栩栩如生,神态各异”。大石狮子的腿脚部位,不知被多少只手抚摸过,已变得光滑如玉。这些制作不仅早已不具实用性,也已然超越观念的形态,成为一种神奇的存在:当我们伸手触摸它们时,其实宛如触摸到了历史的面容和祖先的遗泽。毋庸置疑,在它们诞生的年代,它们就已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是谁。艺术品一件件完成,艺术家一个个消失了。福楼拜说过类似的话:

我想说的是,在个人的成长记忆中,对环境的印象大概会出现明显的“误差”,恐怕也是我们这辈人的特征,它对我们的影响很容易会指向某些固有认知和价值观。在自己写下若干篇关于成长的小说后,如今我难免会问,如我所写,凡我所经历的,即是我所以为的和所感知的吗?当然我也会反问,比如嘉定孔庙前,那道连接育才、仰高、兴贤三牌坊的石栏杆望柱顶部的72座古石狮子,曾经被“多此一举”加封的封套,不也是值得信以为真的吗?如今,当我的关注点常常落在身边尚存的那些曾被“错过”的事物上时,

“来,抿一口”这是小时候听到大人在喝酒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这个时候他们语气和善,神情悠闲,有滋有味,似乎喝酒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我看了也想要抿一口。那时村里大家虽然都不富裕,但办喜事、造房子是必须要办酒席的。亲戚、好友、邻居聚在一起,熟人社会,无拘无束,自然开怀,有的还要比比酒量,喝酒气氛非常热闹。还有村里有人家卖了猪或者帮帮办喜事干活,晚上也要买点酒、烧点菜请相帮的人喝酒吃饭,相帮的人往往是自己氏族、亲戚、好友,边喝边聊,主人夹菜,互相敬酒,不停地“来,抿一口”“来来来,再抿一口”,真是“把酒聊闲事,只是黄昏短”。村上几个天天晚上喜欢抿几口的,傍晚时分,一手酒杯,一手蒲扇,浅斟慢酌,怡然自得,倒是像酒仙了。

## 来,抿一口

张承

村里人喝酒,一般喝的是嘉善黄酒、枫泾黄酒,后来还有上海黄酒。白酒是七宝大曲,熊猫白酒,算是好的了。几个喝酒成瘾的人,一顿喝一只“小高升”,是二两半的土烧酒。请客的菜有猪肉有鱼,还有自家养的鸡、下的鸡蛋以及各种蔬菜。天天抿几口小老酒的,菜就不讲究了,都是自己种的毛豆、落苏、青菜、萝卜之类的蔬菜。酒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村里人说,这才是真喝酒。喝黄酒人们习惯用小汤盏,喝白酒的用土地盅,这种瓷的小酒盅,家家户户有几十只,是逢年过节祭拜祖宗过祠酒用的,这些青花酒盅都有点年份了,有晚清的,大部分是民国的。一小盅酒,3钱左右,敬一杯,量不多不少,正中一般人的下怀。“来来来,抿一口”的时候这盅小酒也要抿上好几口,“有工夫才喝酒嘛,慢慢抿”,这是酒席上常听到的话。喝酒,总是件开心的事,这是在乡村时对酒的印象。读中学时,看了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喝了酒会诗兴大发,诗仙是由酒仙激发出来的,感觉对酒有了向往。后来看到有的人平时孤言寡语,喝了几杯就会滔滔不绝,豪情万丈,更对酒产生了好奇,觉得酒实在是妙。大禹禁酒,据说是因为酒太美妙了。对酒当歌的曹操也发布了禁酒令,说是为了节约粮食。古罗马也发布过禁酒令,近代美国也发布过禁酒法,现在有的地方还有禁酒令,都徒劳了。酒还是那么迷人。喝酒成瘾的人,被叫酒徒、酒汉,是对酒的大不敬。世上对酒感情最深的要数刘伶与李白了,但最终酒还是舍弃了他俩。倒是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酒友”,喝酒喝到了生财致富的酒友,过了家业兴旺发达。若不是鬼怪故事,有多少人争先恐后想成醉翁呀。自从人类发明了这美妙的液体,各种肤色的人为之陶醉。无问世事多,壶中日月长。



呈显艺术,退隐艺术家。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出发地和回归点竟都和江南园林有关,一头是旧园“秋霞圃”,另一头是曾为2019第二届长三角古典园林文化论坛圆桌对话会议现场之一的新园丰德园。曾经是懵懂学生,如今是“退隐”过客。这一命运的安排,似乎就为给我机会,弥补曾经的“错过”。不过,另一方面,我也因此幸运,常会暗自思忖,我又该如何不错过当下这番“这边独好”的人生晚景?尤其当我积累了,懂得为精湛的传统工艺叹服时。作为今人造园的尝试,丰德园同样表现出不凡的造诣,如工艺繁复、精致华美的梅花亭顶棚构造,如气象万千、栩栩如生的砖雕影壁。有幸的是,我还能很容易地见到它们的制作者。不必说,他们都是普通“匠人”,他们也不自以为“艺术家”:在当今艺术家们的“具名”“印章”日显重要时,他们仍然只是“呈显艺术”。那么,按此逻辑,若干年后,关于这座园子,仍然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我也曾翻阅过一些古代园记,其中确实也少有关于

开始涂鸦,写的不是小说,不是散文、随笔,更不是评论,而是诗歌。大多作家的创作都从写诗开始。说写诗简单,不一定合适,也不一定准确,一个领域有一个领域的难度;但要说开始写作,因诗浓缩,无需大量文字编排及众多手段运用,写来相对容易些,这,应该不能算错。年轻时,只觉胸中有股浓缩感情,随时在膨胀,在喷薄欲出,春天的一阵风,秋天的一片落叶,都能引来感叹。第一次去杭州,和两个插队同学搭了辆免费运货车,大冬天夜里,坐在没遮没盖的后车斗,冷得刮刮抖。一同学想小便,

“与爱书的人一起快活地读书”,这是我建立读书会的初衷。退休了,可以远离江湖是非,可以率性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与气场相投的人相处,于是便想到了建一个小型读书会,窃以为喜好读书之人,是肯定能够彼此相处得来的吧。好友由里的小店风情别致,活动的场地有了;在她的微信大群里一声吆喝,呼啦啦二十几个名额秒杀到位,人也齐了。这天地利人和,敢情是开了个好头!读书会,建立容易,维护不易。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由此可见规则的重要性。每月读一本书,组织一次线下读书活动,由当月的领读者拟写“导读”,让大家有了阅读的目标,避免乱开“无轨电车”,将读书活动演绎成“茶话会”。趁着读书会刚组建时的热乎劲儿,这些规则及时出台,得到

## 雅玩



心相近,疫相远。《智慧快餐》郑辛遥

“匠人”的记载。如果说,这是过去园记作者们的一个“疏忽”,那么毋庸讳言,它已成为今天我的一个绕不开的视点。由这个视点很容易看到一个群体,身

不能叫车停,只能拉住栏杆,对着车斗外放。太难了。本该机枪扫射,扣下扳机,一梭子弹痛痛快快地出去,但车上那场尿,他尿美,都会觉得只有她才配有诗。插队时,写过不少诗。记得,看过《浮士德》后,写了首长诗。煤油灯下,感觉很崇高,世界都空了,只剩自己。也算写得废寝忘食,自豪得不行了。那样的诗,现在看会反胃。太多模仿。那时的诗歌,唯有诗歌真正该有的智慧与情调,多了亢奋、空洞、发自内心的文字。真正写得能看的诗,一首是《五月十一日》,为插队纪念日而写。1970年的5月11日,是我们一伙人离开上海去凤阳的日子,永不能忘怀。诗名来自普希金的《十月十九日》。名字是模仿的,感情却无丝毫虚假。另一首,是热恋时写给我太太的,诗不短,报告纸一页两排,满满三张,写的是等待和她约会的心情,是

## 我与诗歌

黄惟群

足足五分钟,我们一旁笑了足足五分钟。其实,这挺诗意,但当时不觉得。我们是到了杭州,见了西湖,才觉得诗意的。尤其当晚,喝了点酒,再返湖边,简直诗意得不行,只觉得美啊,美啊,想喊,想叫,心中那么多拖得长长的“啊——”,一股股一阵阵往外冒。西湖美吗?毫无疑问。但那个年代,节约用电,夜晚不见,漆黑黑一片,湖色都不见,能美到哪去?年轻人,一如西湖,听人赞多了,心中地位就高,美或不美,都是会觉得她

契合度,去作出提议。各位领读的质量,表面波澜不惊,却暗藏较劲,每个人都想着要做到最好、最别致、最出彩,由此,每个月的读书活动,也让所有人充满了期待——期待在领读者的带领下,进入深度沉浸式阅读,豁然开朗地发现更优秀的自己。如何与读书会共成长,这个,就是读书会的第三大难题。书友中,也有不善言辞的,比如薇,首次活动便开诚布公:困于当众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希望听大家谈,更希望能慢慢地改变自己。薇很努力,每次活动前都做了大量的笔记,有时候会念一段书中的美文,再后来能够简单地讲几句心得。11月阅读《优雅是种力量》,薇主动举手担当领读。活动日那天,薇早早地来到由里的店,涂了口

怀绝技,默默无闻,其“前世今生”,对应的是一种本土文化生命的源远流长,是从秋霞圃、汇龙潭(孔庙)、古猗园到今人造园的生生不息。

插队时,写过不少诗。记得,看过《浮士德》后,写了首长诗。煤油灯下,感觉很崇高,世界都空了,只剩自己。也算写得废寝忘食,自豪得不行了。那样的诗,现在看会反胃。太多模仿。那时的诗歌,唯有诗歌真正该有的智慧与情调,多了亢奋、空洞、发自内心的文字。真正写得能看的诗,一首是《五月十一日》,为插队纪念日而写。1970年的5月11日,是我们一伙人离开上海去凤阳的日子,永不能忘怀。诗名来自普希金的《十月十九日》。名字是模仿的,感情却无丝毫虚假。另一首,是热恋时写给我太太的,诗不短,报告纸一页两排,满满三张,写的是等待和她约会的心情,是

契合度,去作出提议。各位领读的质量,表面波澜不惊,却暗藏较劲,每个人都想着要做到最好、最别致、最出彩,由此,每个月的读书活动,也让所有人充满了期待——期待在领读者的带领下,进入深度沉浸式阅读,豁然开朗地发现更优秀的自己。如何与读书会共成长,这个,就是读书会的第三大难题。书友中,也有不善言辞的,比如薇,首次活动便开诚布公:困于当众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希望听大家谈,更希望能慢慢地改变自己。薇很努力,每次活动前都做了大量的笔记,有时候会念一段书中的美文,再后来能够简单地讲几句心得。11月阅读《优雅是种力量》,薇主动举手担当领读。活动日那天,薇早早地来到由里的店,涂了口

## 读书会

李珏

契合度,去作出提议。各位领读的质量,表面波澜不惊,却暗藏较劲,每个人都想着要做到最好、最别致、最出彩,由此,每个月的读书活动,也让所有人充满了期待——期待在领读者的带领下,进入深度沉浸式阅读,豁然开朗地发现更优秀的自己。如何与读书会共成长,这个,就是读书会的第三大难题。书友中,也有不善言辞的,比如薇,首次活动便开诚布公:困于当众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希望听大家谈,更希望能慢慢地改变自己。薇很努力,每次活动前都做了大量的笔记,有时候会念一段书中的美文,再后来能够简单地讲几句心得。11月阅读《优雅是种力量》,薇主动举手担当领读。活动日那天,薇早早地来到由里的店,涂了口

疫情考验了一座城市的突发应急处理能力,同时也考验着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女儿是区纪委监委的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在2020年疫情持续暴发时,她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志愿者,投身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她作为奉贤区第三批入驻浦东机场志愿者的负责人,带领42位同事,自2020年5月7日入驻浦东机场至6月8日结束,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无缝衔接,不差丝毫。

女儿人到中年,上有古稀父母,下有在异国他乡求学的女儿。外孙女冲破种种阻力从国外回国,5月5日落地广州,当她知道最想见到的妈妈去了浦东机场,6月底才能见到,就嗔怪母亲对她不重视不关心。女儿以武汉医护人员和全国各地志愿者的感人事迹晓之以理。

在机场值班时,女儿穿着连体防护服,戴着帽子、口罩、手套、护目镜……当时正是上海闷热的黄梅天,身上都是湿漉漉的。为了减少防护服的穿脱,每天只能控制饮水、减少上厕所,每次都要坚持12小时。晚上值班,随时准备接待半夜、凌晨来的旅客。

有次晚上接待一个日本来的客人,听说送隔离宾馆的车子要三小时一班,还要等将近两小时,就大发脾气:“我买机票不容易,坐飞机也不容易,今天午饭也没吃。”女儿耐心解释,并拿出志愿者工作餐中的水和面包给他,请他坐下来喝水吃面包。日本客人感动了:“面包我也带了,只是飞机上风险大,不敢吃,谢谢你们!”

浦东机场十六个区之间的衔接、每日数据上报、车辆的安排,24名志愿者的后勤保障、生活起居,她全部耐心、仔细地去完成,巾帼不让须眉。

三月,上海的疫情严重之后,街道居委组织全员核酸检测,女儿又报名参加志愿者。她一层层爬楼去居民家调查了解居住情况,帮助居民申请核酸检测的二维码,在现场组织居民有序排队检测,喉咙哑了,口罩湿了,短短半天走了近2万步。

外孙女现在虽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业任务繁重,但她忙里偷闲也已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在奉浦街道开展的困难少年结对帮扶项目中,与一户贫困女孩家庭结对,买了教材主动上门给女孩上课。

每一个人都是一束微光,聚在一起便是火把。孩子们的义举使我们全家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荣耀。

心中强烈真实的感觉。两首诗都没了,找不到了。或许还是找不到好。真要找到,或与记忆、印象完全不符,也是同样的幼稚、同样的别扭。

因诗歌写作,培养了我几个好习惯:一是语感,即语言的节奏旋律感——她们直接制造美感;二是简练精准地用词及思维,这里的思维,也即抽象、概括能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再没写诗歌。一来,现代派诗歌的大量出现,打击了我的诗歌热情。现代派

诗歌表现出的极端个人化,他人往往很难捕捉:跳跃性的思维,连贯的短缺,高深莫测得难以触摸的表达,总之,太多随意性,太易被任意解释,却太难让人真正感知且投入。

另外,没再写诗歌,还有个原因,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是小说。小说的容量之大及写作之复杂,对写诗的人来说,是种挑战。诗歌中的一句话、一个词,往往是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一段描写。将诗歌化开,分解成小说,其难度,是种诱惑。

七夕会红,围着披肩,一派“气自华”的笃定。作者的签名本,给读书会的亲笔信,原来,在低调的背后,薇早已将功课做到了100分。读书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坚持纸质书阅读,亦可利用碎片时间阅读电子书。如有同名影视作品,须在完成阅读后再观看,避免先入为主影响原著的阅读效果。思维缜密的工程师,领读时会做个时间线索、人物关系表格,以便理清思路;外文系女生用书中素材做个漂亮的PPT,配上相关视频,将你带到书的意境之中;阅读俄罗斯小说时,由里会奉上罗宋汤、大列巴作下午茶点心;阅读日本文学时,有人有把珍藏多年的日式信笺、小物带来展示……阅读是日常的仪式,仪式增进理解,理解品出文化的深邃。